

立冬祭

葛良琴

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《诗经》里的寒衣节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送寒衣这个很有点暖老温贫意味的习俗，南方如今竟很淡，在我们皖西南人家，对七月半的重视远甚于寒衣节。

其实，给亡人送寒衣的习俗在民间由来已久：天冷了，活着的人要添衣，自己身上穿暖和了，又开始担忧睡在地下的人受冻，于是选择一个日子，给亡人烧冥衣，谓为“烧衣节”。这个日子必须是在立冬前后，比如北宋，就选在十月初三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，十月初一，宰臣接受皇帝赐予的锦袄，初三，无论士庶，都要出城祭坟。有意思的是，是日，有关部门会发放暖炉炭，民间还会置酒举办“暖炉会”。发放暖炉炭大概类似今天的取暖费，可见北宋的官员那个时候就享有不错的福利了，而且老百姓也挺浪漫，专门选在烧衣节这天来庆祝暖炉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是一部让人忧伤的书，“靖康之耻”后，北宋的士人带着沉痛的精神和心理创伤逃到江南，旧臣和文士闲坐时免不了谈京师风物地理，以酬怀旧思绪，孟元老便是其中一个。

孟元老谁人？曰：不知何人也。今人只能从其序的末句“绍兴丁卯岁除旧，幽兰居士孟元老序”，得知他的姓名和名号，其余一概不知，其生平成谜，这也引发了后人的争论，且考证不断。如果将那些考证孟元老何许人的文字编辑成书，恐怕都比《梦华录》要厚不少。呜呼，岂不是在书之外又添一憾矣！

整本书，我最喜欢看他的序言。序写于1148年的除夕之日，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。一个前朝的老人，在除夕之夜，独自怅然神伤。我无端猜测，他一定是在万家灯火，小儿女在身边嬉戏打闹，一家人快快乐乐庆祝新年的深夜，或许他刚刚听到亲戚后生对前朝的议论，心里很难受，意难平，担心时间久了，人们对北宋的风俗景观，会失于真实，于是一个人在书房蹒跚踱步，忍不住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我现在把我记得的记下来，你们打开此书就能想见当时的盛况。

此书在北宋以后，不知温暖了多少士子的心。初冬时节，重读此书，觉得孟元老也给我举办了一场“暖炉会”。

小芸娘是我的一个婢娘，代表了那一代受过冻的人，对棉花有种异乎寻常的热爱。她每年立冬后都要打新棉被，从3斤到12斤的，盖的，垫的，床又多，有单人床，也有双人床，多年下来，棉被已经泛滥成灾，小叔只好在三楼腾出一间大房专门给她存棉被。

小芸娘是小叔用两床新棉被骗来的。那时候的人好穷啊，姑娘家嫁人，除了看男方的人苗，头一次到男方家“看家”，还要看男方的家底如何。怎样的家底才算厚呢？就看那家的腌菜团多不多，床上的被子有几床，是不是新的。陪姑娘来看家的除了自己的娘，多是自家的媳妇和婢娘，这些亲友团就是专门来把关的，她们的意见很重要。小芸娘自小没娘，看家那天，陪她来的是亲房的媳妇和婢娘，她们提前约好，一个留意男方的腌菜团，一个留意男方床上的被子。她嫂子人很精



丰硕 李昊天 摄

明，那天吃完饭，就说自己头晕，想到床上躺躺，哪知道媒人更精，知道这个套路，提前让家徒四壁的小叔向邻居借了两床新被子，小芸娘的嫂子一进房，就捏捏盖被，又掀开垫单，看到床上垫了两床新棉被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小芸娘被骗后，倒也不计较，但从此心里落下了病根——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病得不轻：凡是能给她带来温暖的东西，棉被和棉袄之类，每年立冬前，她都给自己添置几样，不然，晚上都睡不好觉。打开房门，摸摸新棉袄，闻闻棉花香，心里无比温暖，无比幸福。

立冬后的第一个凌晨，下了一场大雨。似乎是为了使这场雨来得更隆重些，远处的天空还响起雷声，我在这雷雨声里醒过来，睡意渐消，随手拿起睡前放在枕边的书。书里写小孩将碎蛋壳含在嘴里吹，吹出的声音如风吹窗纸一样，有细细的颤音。读到这里，干脆坐起来，将手枕着脑后，黑暗中想了很远。这样的比喻妙极了，可惜如今的人难以理解，因为现在的窗户都是玻璃，再也找不到纸窗了。

雨夜读到这样的文字，竟让我感到很温暖，回想起那时的山居生活：立冬前，选一个起大风的日子，家家都买来一种细白纸，小心裁好，捞饭时将米汤留下来，形成糊状，用刷子刷到木格子上，再将白纸粘上去，用手掌用力拍几下，得了，一个冬天再不用担心寒风了。但我们小孩子好奇，常常一里一外，用手指戳着玩，于是等不到来年春暖，纸窗上就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孔，而被戳破的纸仍然还连在上面，像一条条白舌头，风从孔里抽进来，那些纸舌头就不停地颤抖，发出一种颤音，细细的，就如文中写的那样。

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吧，没想到在今夜又回来了。其实这篇文章我多年前就读过，近来又找出来重读。我曾经笑自己读书像老鼠嗅着气味，只要一本书里提到另一本书，我就一定要找来读，就这样一路嗅着读下去。但有时也会一路嗅着读回来，回到最开始出发的地方，这个时候一定是我感觉自己读书写文过于用力的时候。

停一会儿也好，不然怎么听得见风吹窗纸的声音？

书，棉絮，窗纸，都是暖老温贫之具，故作《立冬祭》。

冬日，人间清寒，花草凋零，树木亦有冬之风韵。

北风凛凛，气温骤降，人们穿上棉衣，戴上围巾、帽子和手套，轻便的身材变得臃肿。

树木也是一样。这些大地上站立的生灵，虽然依旧静默，低头不语，却反应迅速，只消短短的几日工夫，便悄悄换了冬装。兀自伫立着，守候着一个肃杀冷酷的季节。

冬日乌桕，叶红似火，柏子如星。小城的沿河公园里，植有数棵乌桕。清晨，我踩着枯草上的霜花，去看它们。这些乌桕，体型不算高大，却枝繁叶茂，经霜的叶子红着脸膛，似微醺的乡野汉子。那些柏子，爆裂出树荚，一粒粒，白白的，挂在枝头上，仿佛远方伊人晶莹洁白的牙齿。

幼时，喜欢取柏子玩耍。竹筷子，劈开，柏子置于中间，用力按下，子弹嗖然射出。那一头的“敌军”小伙伴，便一阵抱头鼠窜。柏子子弹，沿着岁月的弹道轨迹，轻轻飞翔在懵懂清澈的童年时光里。

报恩寺的银杏，必须要看的。寿州古城，楚国故都，挺小，却处处古意。东街巷里报恩寺中的两株老银杏，植于唐贞观年间，已是两位一千三百多岁的老人。树干粗壮，可数人环抱，块块树皮，黧黑斑驳。老枝上，黄蝶飞舞，片片金黄的银杏叶，宛如古老的经卷，千年的如水时光，于风中纷纷扬扬。

下班的路上，偶遇串串“葡萄”。近前细看，哑然失笑，凛冽冬日，哪有什么葡萄，乃是女贞子。《本草纲目》载：“凌冬青翠，有贞守之操，故以贞女状之。”此木负霜葱翠，皑皑冬日，亦可枝柯凌风傲雪，的确是树中之贞女。

猴樟，端庄秀丽，郁郁葱葱站立于小城的行道两旁。这个名字，我至今不得其解。想来，那些枝柯里密密麻麻的果子，乌黑小巧，粒粒圆润，正如猴子顽皮的眼睛乱挤眼哩！这种树，四季常青，不惧冬雪，有冬天君子之风骨。

无患子，诗意的名字。冬日，经过一棵无患子树，狭长的叶子变黄，跌落，树下一地金黄。仰望枝头，颗颗无患子金黄莹润，尽显冬日的丰硕。无患子，道家曰鬼见愁，佛家称菩提子。一种有思想的树，在这个冬日，当适于细赏玩味，认真品读。

杉树，我喜欢看的树木。作为古老的物种，杉树高大而挺直，没有一棵弯曲的。驾车下乡，邂逅两行杉树，俊秀挺拔直插蓝天。叶子半青半黄，冬日斜阳，水墨丹青的寥寥勾勒，呈现出疏疏朗朗的唯美意境。

冬天的树，删繁就简，不蔓不枝，是一种品格，亦是一种智慧。寒冬来临，褪去一树繁华，回归自然简约，保持水分和养料。一冬的贮存，低调的蛰伏，只为下一个春天的抵达。

一个人，在冬天，从一棵树下走来，他会选择沉思，树下的层层落叶，树上的残留果实，还有鸟儿的鸣叫以及头顶的星光。当人类还沉睡在摇篮里，树木，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千万年。它们的智慧，不声不响，却掷地有声，通过季节的变换悄然传递。

人的一生，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。清闲冬日，去探望一棵树吧，斑斑驳驳的光影里，你会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冬日看树

马从春

